

阮述《往津日記》

在近代史研究上的價值

陳三井

一、《往津日記》的發現、註釋與出版

阮述《往津日記》原係法國戴密微教授(Prof. Paul Demieville)於一九三九年左右在河內法國遠東學院工作時所獲之孤本，一直未曾付梓。(註二)一九六六年春，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抵法京，某日於戴密微教授家中插架上，檢得阮述此書寫本，愛不釋手，遂獲戴先生慨然相贈，並攜歸香港。不久，饒氏離香港遷居星洲，此冊久鐫閉於箱篋中。暇日抽讀，乃撰一跋文，略考阮述生平，並與唐景崧的《請纓日記》互勘，旨在論越南人之語業，兼及中越文學交流。(註三)稿成，以之遠寄戴教授，深蒙激賞，戴氏為之譯成法文，並著其事於「遠東學報」(B.E.F.O.) (註三)，題為「遠東學院研究員饒宗頤先生一九七四年的工作」(Travaux de M. Jao Tsong-Yi, Membre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année 74)，文中簡介了饒氏已發表的近作十四種的內容，最後以十二行的篇幅概述該跋文的大意，並說明應饒氏之請，將跋文以提要的方式譯成法文(註四)，介紹給法國學術界。

一九七六年春，饒氏三蒞巴黎，並攜此冊詣戴先生。行前，戴先生即貽書叮囑，敦請越南史專家陳荆和教授逐譯，並酌加若干註釋出版，以饗法國學界。而陳氏因事冗，遞謝未遑。(註五)逮一九七八年六月初，陳荆和重遊巴黎，並趨訪戴教授，戴氏重提譯事，並面囑儘早出版。陳氏有鑒於此書在史學研究上的價值，乃將其校勘及出版列為一九七九年度香港中國文化研究所與法國漢學界合作計劃之一，並收入該所《史料叢刊》，予以出版。(註六)

原稿經陳荆和教授細心校勘和註釋，並撰一「解說」長文，詳述越南阮朝之閉關禁教政策與法國之干預以及阮述使華之經緯，可助讀者對當時中越法間複雜的國際關係之瞭解。原稿經何漢威君謄錄並加標點，註釋部分則分別由劉殿爵及王爾敏兩位教授過目訂正。

《往津日記》自饒宗頤教授的發現，再經陳荆和教授的註釋，其間歷時十四年，始於一九八〇年在香港出版，正式問世。全書印刷精美，凡九十三頁，除陳氏所作代序與解說暨饒氏之跋文外，並附有輩野老人（即綏理王綿賓，一八二〇—一八九七）之「阮荷亭先生《往津日記》序」及日記作者的「筆談隨錄」及「摘錄聯句」，後兩篇雖與本題無直接關係，但前者為阮氏與中國官員筆談或摘抄中國書錄所得有關光緒初年中國及韓國之知識，後者似為阮氏與中國文士互贈墨寶時之備忘錄，均可由此推知當時中越人士之知識水準。（註七）

《往津日記》出版前，知者不多。饒宗頤教授曾於一九七七年秋，將前述跋文大意，撰成論文，於第七屆亞洲史學家會議中宣讀，但英文稿則迄未整理出版。（註八）

二、阮述的生平與使華動機

《往津日記》作者阮述（Nguyen Thua），號荷亭，生於越南廣南省體陽縣，為當地望族。其父阮道以義士聞名。《大南一統志》卷五廣南省「行義」以及《大南正編列傳》二集卷四十二「行義」條，均載有其略傳。《大南一統志》卷五云：「阮道，體陽縣人，明命初兩登庠，年四十例得補，以母老乞終養，居家以孝友聞；又樂施予，嗣德初歲屢歉，道捐賑不靳費，所居及附近諸社村全活者衆，又于社立義倉為備荒計。癸亥年（一八六三）海疆有事，轄民饑，省臣派委勸捐，得錢六萬餘緡，又自捐以助公，賑錢若粟亦巨萬焉。蒙賞樂捐銀牌、義士牌各一面。守牧來者皆重其為人，數延訪以社民利病，多所裨益。後以子（即指阮述）銜，累贈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子述今以協辦大學士安長子致仕。」（註九）

阮述早有文名，能文辭。戊辰年（一八六八）應試合格，及至一八八〇年（嗣德三十三年，光緒六年）任吏部右侍郎

充辦閣務，而同年六月奉命充歲貢使，經廣西赴燕京。《大南寔錄》正編第四紀卷六十三，嗣德三十三年六月條云：

「遣使如清歲貢。吏部右侍郎充辦閣務阮述改授禮部銜，充正使，侍讀學士充史館纂修陳慶沅改授鴻臚寺卿，兵部郎中阮權改授侍讀學士，充甲乙副使。述臨行，帝製詩並遠行歌，御書以賜之。」（註一〇）

按歲貢使之派出屬例行公事，而嗣德帝還要「製詩並遠行歌，御書以賜之」，由此可見阮述此行之重要性。越南貢使之行程古來由陸路經廣西、湖南至燕京，而嗣德帝對阮述此行另有囑咐，上引文繼曰：

「辰又以清匪未靜，乃具邊情疏文，命述遞到廣西，祈為題請派出營弁防剿。」

按太平天國事變後從廣西遷入越境之所謂「清匪」當中，吳鯤及黃崇英於一八六九年及於一八七五年已為清越聯軍所消滅，故此文所言之清匪究指何批匪徒，待考。惟其動向為順化宮廷所關注，因乘貢使之便，囑阮述遞國書廣西巡撫，請清廷當局派兵剿蕩。阮述到京達成任務後，復由陸路，經鎮南關、諒山、北寧、清化於一八八二年四月返抵順化。如此，阮述歷近兩年之時始完成歲貢使任務。一八八〇年阮述所率領之越南使團亦為阮朝向清朝之最後一次朝貢。

阮述返國後不出八個月，復奉命出使清廷。《大南寔錄》正編第四紀卷六八，嗣德三十五年十二月條曰：

「命刑部尚書范慎通(Phạm Thân Duật)充欽差大臣，侍郎加參知銜阮述副之，往清國天津公幹；辦理戶部阮顥充欽派，住廣東，以遞信報。」

關於范慎通、阮述等人此次使華之動機，上文續云：

「自河城有事，我經移書東督裕名寬、曾名國荃，祈為妥料。至是曾督委招商局唐廷庚、省屬馬復賁、周炳麟等，同燕派唐景崧（主事進士出身，奉密旨來我國探察）來問現情，並商應辦事（有云力征未見有餘，理論或可排解）。經派述充欽差偕清官往呈東督，祈為轉達，尋接李伯相電音，邀我國大臣二、三人往天津詢問並商議法國之事，乃命慎通等奉國書以行。」（註一一）

由上引文可見，自一八七三年三月法軍佔據河內後，中越間官員之來往驟然頻繁起來，阮述充欽差奉派廣州，向兩廣總督有所轉達，但不久又應北洋大臣李鴻章之要求，改派范慎通及阮述兩人及隨員赴天津以備諮詢。

三、《往津日記》所載的旅程與重要活動

據《往津日記》所載，阮述帶同黎登貞、阮藉、杜富肅等人偕清官唐景崧、馬復賁於一八八三年一月二五日（陰曆十二月十七日）夜乘搭招商局海南輪離開沱港（Da-Nang，歐名 Tourane，華僑稱為蜆港，為中圻最大港口）。茲將其旅程中的重要活動依時間先後開列如下：

- 一八八三、一、三一（一二、二三） 抵香港，宿上環信和源棧，在港過年。
- 二、七（一二、三〇） 訪王韜。
- 二、一二（一、五） 乘河南輪離港赴省城廣州。
- 二、二〇（一、一三） 范慎通、阮顥等人亦抵廣州。
- 二、二三（一、一六） 往觀機器局。
- 三、一（一、二二） 范、正副欽差及隨員搭乘富有輪離廣州，阮顥則留在廣州為欽派。
- 三、二（一、二三） 清早，抵香港，在港過夜。
- 三、三（一、二四） 乘原船離港。
- 三、八（一、二九） 午後抵上海，寓長發棧。
- 三、一二（二、四） 改搭海定輪離滬。
- 三、一七（二、九） 午至天津，在津滯留八個半月。
- 三、二四（二、一六） 謁見李鴻章。
- 四、一五（三、九） 往觀招商局電報局。
- 五、六（三、三〇） 往見伍廷芳。
- 五、一八（四、一二） 觀洋鎗隊操演。

六、一六（五、一二） 至天津貢院觀武童生考試。

九、四（八、四） 再謁李鴻章。

一一、七（二〇、八） 往訪伍廷芳未遇。

一一、二三（二〇、二四） 乘保大輪離津。

一一、二五（二〇、二六） 過煙臺。

一一、二七（二〇、二八） 抵上海，寓長發棧。

一二、一（一一、三） 王韜就寓相訪，欲介紹日人曾根俊虎相見。

一二、五（一一、六） 曾根俊虎來見。

一二、一一（一一、一二） 晚，再搭保大輪離滬。

一二、一四（一一、一五） 抵香港，住泰來棧。

一二、一七（一一、一八） 英人麥士尼爲能(William Mesny)來見。

一二、二七（一一、二八） 往循環報館訪王韜。

一八八四、一、五（一二、八） 搭乘地利金火船離港返越。

一、八（一二、一一） 抵施耐汎（即歸仁港）。

一、一二（一二、二五） 抵順化。

四、對沿途城市的印象

阮述等一行來華，主要走水路搭乘輪船，故沿途所經皆爲沿海港埠，先後到過香港、廣州、上海、天津等地，所過之處，停留時間少則半月，多則逾半年，除遊山玩水與探訪名勝外，對各城市亦留下深刻印象。茲分別著錄如下：

1. 香港

香港爲中越水路交通必經之門戶，阮述對香港的歷史與形勢暨商務繁盛情形，著墨頗多。他首先指出：

「香港原廣東一海島耳，東互一仙，西達虎門，南通澳門，北接九龍；一港居中，群山環抱。從前爲盜賊淵藪，道光廿二年（一八四二），中朝割以與英人開設埠頭。於是山麓則削而平之，海岸則砌而築之，區畫街衢，建造樓棧，其高皆四、五層，窗牖間嵌以五色玻璃，華麗奪目。中國與諸國人來商者，皆賃居焉。港內輪船日常至四、五十艘，慇懃有無，百貨湊集，奇詭畢至。雖僻在海隅，而東鷄西鵲，無物不備，中土亦罕及也」。

對英人治港的成績，阮述備致推崇，他接著說：「英人治事，各設衙門，諸國來商，各置領事，設機器局以制器，保險局以保船，講練則有試馬之場，防火則有水龍之法，以至日報、電報、字學、醫學皆置館設場；蓋凡所以助商興利者，無不規畫舉行，難以悉數。他如遊覽之處，則有花園；樹以嘉木名花，畜以珍禽奇鳥，景物幽雅。又有博物堂，凡諸國禽鳥鱗介，以及毒蟲、惡獸諸異物，皆剝取皮毛曬乾，裝之玻璃之櫃中，宛然如生，遊觀者絡繹不絕。且又街路光潔，巡察嚴密；日則往來車轎喧闐，夜則萬點氣燈燦爛，殆同白晝，真繁華境界也。溯至經始至今，總四十餘年，英人之用力亦勤矣！」

然作者對香港物價的昂貴與乎風氣的奢靡，亦有所批評。阮述繼稱：「但征稅頗重（雇棧居商者，每月價銀至五、六十元；小船、漁船，以及工作諸雜技賤役，亦皆有稅），物價甚昂（食物及茶藥太貴，白米百斤，值洋銀二元），居人多以奢靡相尚，鮮風雅之流；多狹斜之輩，酒樓妓館，夜費百金，近聞富商已多傾產。奸盜屢發，狡獪多歧，不知將來習尚更何如也，有心世局者，能不爲長太息耶？」（註一二）

2. 廣州

阮述由港乘輪到廣州途中，曾經虎門、黃埔兩地。對粵省海防重地的虎門有生動的形容：

「此爲粵東大汛口。左右群山對峙，中間二山浮出水面，周圍各建砲臺，與左右交攻射，勢極險峻。然兵火之後，坍塌亦多焉」。

對黃埔，則有以下的印象：

「晚分二點鐘至黃埔，自此而上，兩岸煙樹鮮妍，鋪舍聯絡，帆檣翕集，往來不絕」。（註一三）

阮述停留廣州期間，適逢元宵節，對當日的情景亦有簡短的描繪：

「是夕元宵，省城內外諸街，燈燭輝煌，遊者相接，笙歌之聲聒耳，真繁華勝地也。」（註一四）

阮述每到一地，必與友朋尋幽探勝，並留下文字紀錄，雖落筆不多，仍令人神往。茲以粵秀山為例，他寫道：

「山在城內稍北，東西延袤三里，翠峰聳拔，山頂有觀音閣，香火頗盛。閣之東北，越王臺故址存焉。左爲鎮海樓，凡五層，高八丈，攀梯而上，天風颯然。坐層霄，瞰滄海珠江一帶，環抱重城，煙樹參差，樓閣隱見，帆檣往來於欄檻外，真粵東一大觀也。」（註一五）

3. 上海

阮述等一行，北上天津及由天津南下時，均曾路過上海，但停留時間甚短，對上海的觀察僅寥寥數語，茲錄之如下：

「上海屬蘇省松江府，瀕海一縣也，今爲通商埠頭，泰西諸國輪船翕集，百貨盈聚。縣城而下，爲英、法、美三國租地，洋樓鱗次比櫛，壯麗與香港同，而街衢坦潔，兼有花木之勝，遊人舫客，車馬喧闐。向晚則燈火萬家，笙歌十里，真東方一大都會也。」（註一六）

4. 天津

阮述在天津停留的時間最長，在他的眼光裡，天津的樓房雖比不上香港上海華麗，但習俗較爲儉樸。他這樣說：

「天津府城周圍九里，人戶雖多，而習俗儉樸，貨物尋常，惟城東紫氣竹林有諸國領事居住通商。沿江一帶，樓棧亦頗華麗，街巷修治，然不及上海多矣。現設有海關道、鹽運司、天津兵備道、天津鎮臺及府縣諸衙門。其海關道員專辦諸國通商交涉事宜，凡外國使臣到津，必由該道員然後達於李中堂。而我使在公館一切款項，亦由該道照顧。」

—（註一七）—

以上所述，係阮述以一個域外人沿途觀察中國城市所得的印象，與乎對中土政情風俗的若干瞭解，雖屬一鱗半爪，但頗能引人興趣，不失爲治近代社會史彌足珍貴之材料。

五、與王韜、伍廷芳等人的交往

根據上列旅程活動表，阮述至少與王韜見面三次，兩次在香港，一次在上海，可見交情匪淺。

王韜，字紫詮，江蘇人。王氏在十九世紀後葉中國學術文化界所擔任之角色有三：(1)為西方學術思想之介紹人；(2)為中國報業界之先達；(3)為改革主義者。(註一八)

阮述與王韜於一八八三年二月七日在香港第一次見面，時王氏在港主持「循環日報」。對這次見面的經過，阮述記載頗詳，日記云：

「紫詮，江蘇長洲人，博學能文。年前粵匪之亂，上書當事，陳破賊計；又團鄉勇以應官軍。適為讒人誣以通匪，紫詮乃避之外洋，遍遊歐洲各國。其於言語文字、人情風物，多習而知之，又能揣摩中外大局，發為議論，以寄懷抱。今在香港主循環日報館。聞余至，喜甚。邀坐筆談，歷敘我國派員陳梅宥、黎和軒、潘九霞諸公曩時往來交遊之雅，及竹堂范協揆學識詩文，素所嚮慕，恨不得見。間又訊及我國與法人交涉現情，才片刻間，彼此談紙已盈寸矣。席間贈余以所著詩集，余回寓，亦以葦野、妙蓮詩集贈之。」(註一九)

阮述從天津南返路過上海時，在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二日這一天，王韜曾到阮氏所寓的長發棧相訪。作者是日記載：

「王紫詮就寓相訪，言今春在港病甚，四月日回滬就醫，才得痊癒。昨聞使節榮旋，不勝喜慰，特來候教。並訊都中消息，余略以告。紫詮亦以近日所聞我國東京事狀告余。良久告別。又言有日本人曾根俊虎有學，能詩。今現駐此。欲來一拜，特託某先容也。余乃訂日邀之。」(註二〇)

及阮述回到香港，又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往循環報館訪王韜。是日作者日記載曰：

「紫詮自上海初回，見余喜甚。即欲投席招請文士歡飲，余以現有國喪，不敢宴樂，辭之。」(註二一)

從《往津日記》觀察，阮述與伍廷芳的交往顯然不如與王韜密切。伍廷芳（一八四二—一九三二），號秩庸，原籍廣東新會，出生於新加坡。香港聖保羅書院畢業後，赴英國倫敦留學，取得大律師資格。一八七七年回港為律師，後又受港

府聘任爲法官，兼立法局議員。一八八二年被直隸總督李鴻章招入幕府，前後十多年協助李氏辦理洋務，多次參與外交談判及締約，以此建立日後在外交界及政治界活動之基礎。（註二二）

一八八三年五月六日，阮述在天津往見伍廷芳，是日日記載稱：

「秩庸，名廷芳，現捐補道銜，廣東人，前居香港，爲英人狀師，多識外洋諸國言語典例。去年（一八八二）李中堂聘至天津，助辦洋務（一歲俸銀五千兩）。蓋不欲楚材晉用，故厚聘以招之也。」（註二三）

至兩人交談內容則隻字未提，或僅是官場普通之拜會而已！阮述復於十一月七日往訪伍廷芳，不遇而回。兩人之交往，止此而已！

此外，阮述因王韜之介，與日人曾根俊虎頗有來往；與英人居中國三十四年，在貴州投效，屢立戰功的麥士尼爲能（William Mesny）亦見面多次，限於篇幅，在此不贅。總之，阮述喜與上述具有新思想之人物結交，亦可見其對吸收開明思想和新知識之熱誠。

六、參觀洋務新政心得

阮氏除熱心結交新人物外，並留心時務，無論在廣州或天津期間，有機會即參觀各地之自強新政。

一八八三年二月二三日，阮述等一行在廣州參觀機器局。廣州機器局爲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粵督瑞麟及巡撫張兆棟所創設，翌年（一八七四）奉准設立。局址在廣州文明門外聚賢坊，委派候選員外郎溫子紹爲總辦。該局除造槍砲火藥之外，並可修理輪船。（註二四）據作者記載稱：

「局於同治十二年設總辦一、幫辦十，皆用華人。惟機器則購自外洋，亦似火船機，凡鑄鍊、磨刮、鑽切各有其具，以機器轉之，自能造作，甚爲輕便。局人引看所製砲彈，新巧亞於洋人。馬鐵崖（復責）云：『中朝諸省設局，均請洋人爲之先導，惟該局無之，皆總辦溫公精心獨運也。』溫公名子紹，現二品頂戴，即補道銜；爲人溫文，喜交接外國人。聞其平日亦未嘗遊學外洋，獨留心觀書，臻此絕技，亦奇士也。」（註二五）

上海機器局（又稱江南製造總局）與天津機器局設立的時間均早於廣州機器局，或許因性質類同，阮述並未參觀。在津期間，阮述參觀的是招商局所辦的電報局。據四月十五日日記所載：

「至招商局訪唐應星、黃花農。花農引觀電報局。局內近壁長案上，分爲四、五所，每所置電機箱，並輪車銅架各一箱，上旁有小軸，繫以電線，繞於案下，穿壁而出之。在陸地則樹柱以架，遇江海則沉之水中，雖數百里至千萬里皆可以達。凡有傳報，則學童照依號碼，于箱上機柱用手拊拳，即信息可達於彼處，彼處報來亦然。惟既有報來，則箱內機括運動自然，有長條小紙，宛轉乘出，紙上已有墨畫，長短不一，觀其畫跡，即可知碼字而譯出某字某事也。余來觀時，花農使學童傳問大沽口今日有何船到否？立見大沽局報云：『今日無船。』又專報上海所之學童於機柱上搖動，即見上海局傳來，問是何事？該學童即答報云：『今日有越南欽差到局，故試爲搖動以備觀耳。』且自天津至大沽一百餘里，至上海則二千餘里，而往來訊息可立待，其神妙如此。西人之法亦奇哉！」（註二六）

除參觀電報局有趣之實際操作外，阮述亦曾觀看洋鎗隊操演。據五月一八日日記載稱：

「晚偕黎碧峰、杜富肅往北門外窯窩處，觀洋鎗隊操演。是處會操凡四營，每日二次，兵數二千餘。每營五百，每百人有哨長，十人有什長，皆操來復洋鎗，衣帽鞋襪純用黑衣，望之與洋人無別。其始按地佈營，尋又變爲方陣，合爲直陣，演以放射之法，或向前，或轉後，或立放，或坐放，或前坐後立並放，揮麾號令，皆聽於總教一人。演鎗既畢，又習手足跳搏，俯仰轉側諸法，無不健捷嫺熟，蓋合千人而如一焉。其該各營統領爲黃麗川，聞余等來，急使人邀接至該員處同坐看操。總教查子和亦來慰問，且言前往法國學習兵法，四年方回，始充此職。故訓練一依西法，中朝之有心洋學如此，其奪彼長技，何難哉？」（註二七）

阮述對自強新政的興趣，或可反映在外患日亟下之越南當局，頗有師法中國，奮發圖強之意。

七、對中法交涉的悲觀看法

阮述奉命來津於國運艱難之期，由於阮朝無力抗法，加上清朝當政大員間之種種顧忌，越南之局面更難於挽救了。范、

阮兩氏未能爲國效勞，坐視祖國衰亡，淪爲法國保護國，其憂憤、徬徨之心情，可以充分瞭解。范、阮兩欽差來華之目的，原爲備李鴻章諮詢，但到天津之後，僅得見李氏兩次而已：一則於三月二四日，一則在九月四日，後者乃屬辭行性質。（註二八）

阮述抵津後一星期，與范慎通（望山）同往謁見李鴻章，署直隸總督張樹聲亦同在坐。是日日記載其經過曰：

「席間，中堂致詞問我皇上安好，又以年前我國與法國立約，間有事涉中朝諸款，反覆問難，次及法人惹事緣由，我國防備關要。余與望山曲折辯明，仍請中朝代爲伸理，妥爲籌辦。中堂均納其言，仍示以另與張督憲妥商，余等辭退。」（註二九）

阮述的心情常隨李鴻章的行止、越南的軍情以及中法交涉的越趨不進而起伏不已！字裡行間充滿感傷與悲觀論調，例如：

四月五日：因上海電報法人攻掠南定省城，阮述聞之不勝憂憤，因此說出：「此行惟望中朝急爲排解，乃局猶未定，憂已先開，將來不免又增艱著，國運何多屯也！同人亦相對歎息」（註三〇）的話。

六月一日：因稟請轉回上海謁李中堂未准而感嘆道：「當此國事多難艱，中朝雖有心助辦，而和戰亦未定局。余等秦廷慟哭，燕市旅居，愁病日增，歸期未定，詠狐裘蒙戎之詩，不覺潸然淚下。余之遭逢，何多苦境也！

」（註三一）

六月四日：因聞北寧、河內二省官兵與法人交戰，連獲勝仗，雖心中稍慰，但所慮的是「法人多謀，一經敗挫，必圖報復，一旦又派兵船增來，不知我兵可能保其常勝否也？」（註三二）

在李鴻章離津期間，越使屢請見署直隸總督張樹聲，亦未獲准，一切諮詢、連絡、轉達公文均須透過馬復賁、周馥等清方官員進行。尤其對中法外交談判之無結果，范、阮兩使都感覺非常怨憤。例如八月三十一日，范、阮兩氏因獲悉嗣德帝去世，便修稟文呈李中堂，請假回國守制，同日又接順安汛砲臺爲法軍所攻克，阮廷不得不與法國講和之消息，阮氏便在日記中記載：

「余等不勝憤恨。我國與法之事，原由中朝來文，願爲調停，又召余等至津詢問，乃講說既不能成，又畏縮越趨，

不肯以兵船相援，以致法人乘我有事，迫我以和。我國當此變故交集，其勢不得不從，而中朝不能保護藩封，不知何辭以自解於天下也？世局至此，尙何言哉！」（註三三）

阮述對中法和議的進程頗有微詞，對中國之無能保護藩屬，更大有怨言。在日記裡不時假託第三者的口氣，透露其內心的不滿。例如九月十四日記稱：

「竹卿周舉人自燕京回，就館相訪。言中朝實欲力護我邦，無奈當局者主持和議，趙趙不進。朝中言官上章指斥，甚至以秦檜爲喻，可見人心之同憤也。」（註三四）

十二月十七日在香港，有英人麥士尼爲能因雲貴總督岑毓英飭往福建船政衙門聽候差遣，經過香港，同寓泰來棧，故來相見。阮氏是日記曰：

「談間言中朝籌辦我國之事，遲迴不決，其力不足以制法人，我國當自爲謀不可過於觀望以誤大事。」（註三五）這幾句話頗有精到之處，不僅一語道破了清廷應付法越問題舉棋不定，著著落後的窘況，也指出屬邦在無可奈何中應有的自處之道。

八、結語

《往津日記》係阮述以日記體裁，逐日記述其第二次來華之旅程，時當中法越南交涉時期，故所誌率多涉及當時中越關係以及中法間有關越南之交涉。從日記所述，可以充分瞭解越南立場及一位越南高級官員的感受，這一項難得的第一手材料，可以彌補過去以中國檔案爲主所做的研究之不足。

《往津日記》的內容豐富，堪稱多采多姿，誠如葦野老人序所稱，「舉凡海程山驛之往來，朔氣瘴煙之節候，孤衷之耿耿，匪躬之蹇蹇，以及列國之情形，中朝之政教，近而民風土俗，遠而異服殊音，敬器之鬼工，南針之絕技，類皆不勝觀縷」，大有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成一家言之概。（註三六）

就近代史的研究而言，除上述有關越南問題外，舉凡作者沿途所見的城市概況以及與中外名士的酬酢往來情形，乃至

參觀自強新政的種種心得，不僅都能引發興味，而且足爲近史提供重要資料。

註釋

- 註一：陳荆和代序，陳荆和編註，《阮述往津日記》（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史料叢刊（二），一九八〇年初版），頁壹。
- 註二：饒宗頤，阮荷亭《往津日記》，鈔本跋，前引書，頁八九。
- 註三：Paul Demieville, *Travaux de M. Jao Tsong-Yi,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eme-Orient*, 1976, Vol.63, P.465.
- 註四：Ibid。
- 註五：同註（二），頁九三。
- 註六：同註（一）。
- 註七：同註（一）。
- 註八：同註（二），頁九三。
- 註九：引自陳荆和「解說」，《阮述往津日記》，頁五。
- 註一〇：《大南寔錄》（越南國史館纂修，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昭和五十五年六月印行），第十八冊，頁七〇七三。
- 註一一：同前書，頁七一七四。
- 註一二：《阮述往津日記》，頁二二—三。
- 註一三：《阮述往津日記》，頁二五。
- 註一四：《阮述往津日記》，頁二六。
- 註一五：《阮述往津日記》，頁二七。
- 註一六：《阮述往津日記》，頁二八—九。
- 註一七：《阮述往津日記》，頁三〇。

- 註一八：註釋，〈阮述往津日記〉，頁六七。
- 註一九：〈阮述往津日記〉，頁二三。
- 註二〇：〈阮述往津日記〉，頁五八—九。
- 註二一：〈阮述往津日記〉，頁六一—二。
- 註二二：註釋，〈阮述往津日記〉，頁七〇。
- 註二三：〈阮述往津日記〉，頁三六。
- 註二四：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一九六三），頁一一一。
- 註二五：〈阮述往津日記〉，頁二六—七。
- 註二六：〈阮述往津日記〉，頁三三—四。
- 註二七：〈阮述往津日記〉，頁三八。
- 註二八：「解說」，〈阮述往津日記〉，頁一二。
- 註二九：〈阮述往津日記〉，頁三一。
- 註三〇：同前註，頁三二。
- 註三一：同前註，頁四〇。
- 註三二：同前註。
- 註三三：同前註，頁四九。
- 註三四：同前註，頁五一。
- 註三五：同前註，頁六一。
- 註三六：葦野老人，阮荷亭先生〈往津日記〉序，〈阮述往津日記〉，頁一七。